

廿七
10

T 245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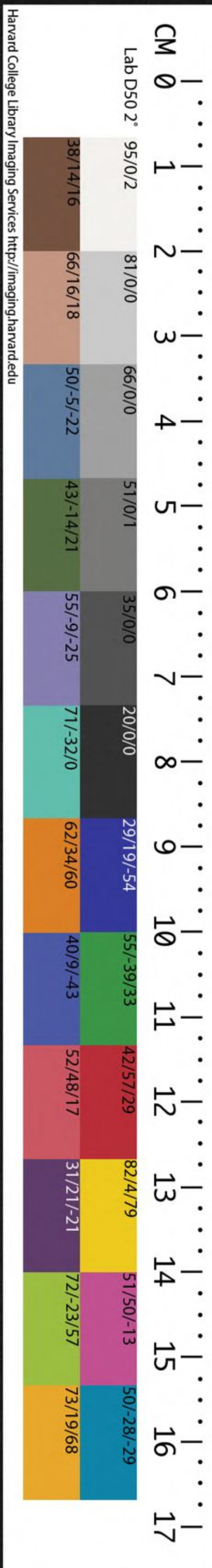
唐書

278

卷三十四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OhL 2455.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段顏列傳第七十八

西川忠貞堂
氏書印

唐書百五十三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為隴州刺史畱不歸更為
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
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筭討護蜜
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筭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怛邏斯
城會虜救至仙芝兵卻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
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
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為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後從封常
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
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廢伏虜師燿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
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畱觀變

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為副嗣業為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為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畱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岡嗣業中流矢卒眾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即遣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貲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為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為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為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

秀實曰使我為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為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心吏不得問白晝羣行丐頡於市有不嗾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益盈迨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為都虞候能為公已亂孝德即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弱八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

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譴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邪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謏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謏曰我知人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謏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卽自

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謏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飢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謏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爲畱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旣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膏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入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于時倉無久儲郭無居人朝廷患之詔璘領鄭穎

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爲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爲
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璘爲虜隔未
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
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
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
實按甲備變璘卒命愿將馬頤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
宗族位于廷賓將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
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幹禪
將崔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于外一軍遂
安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
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贏財
實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

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賚良渥又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
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
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已
遂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
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
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
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
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
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
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歧靈岳
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
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

急爲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鱗面匍匐走賊衆未敢動而海賓等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明禮靈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歧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歧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

者爲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忠烈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都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大和中子伯倫始立廟有詔給鹵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致祭伯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太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賻祔鄭覃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如秀實者帝惻然爲罷朝可其請孫凝文楚珂知名疑自鄭滑節度使入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凝當誅裴度奏忠臣後宜免死貶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爲雲州防禦使時李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鬪雞臺下沙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潁州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少年拒戰衆裹糧請從賊遂潰拜州司馬劉海賓者彭城人以義

俠聞爲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光國給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姦慝可誅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顏真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旣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洙奏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

霖雨增俾濬隍料才壯儲膺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綠山之疑果以爲書主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皓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愷盧弈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

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卽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粵來乞師暉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它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暉曰朝家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嚶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披嚶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

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弈兵絕平原救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遣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畱之不從肅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暉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之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

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曰當闕不敢乘趨出桂板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蹙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于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楊縣子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恒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垣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

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畱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

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

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致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銷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因奏列聖謚繁請從初議爲定袁儉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

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
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
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
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
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旣見希烈宣
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
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
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
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
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
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
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

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
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
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
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阮之真卿見希
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齋旌節首級示真卿真
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
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
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
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
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
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闍奴等害真卿曰
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

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
六嗣曹王臯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顏碩護
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
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
公如李正己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
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適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顏五品
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
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恂恂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
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
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
曾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

臣所擢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許觀二子行事
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
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已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
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萬人敵也鳳翔府使高昇者列非曹州勃萊於高昇
擊連狂羌於罕山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
授特進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署威右軍將吐蕃
授以兵五千擊之歸曰以衆則不足以訓則多乃請
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圍州
同三司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澄原四鎮兵馬使
蕃戰廳倉收績展率游兵拔瑛以歸封合川郡王瑛

八嗣曾王皇司之位下二軍皆勳因表其大節在蔡平子領明護
 還帝於朝五日將司徒論文忠博布帛米粟加等賞即立明正
 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
 公如李正已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御始召起之
 自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道婉世實傳之貞元六年授書授頭五品
 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為同州參軍
 和觀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收錄慷慨日可異而心若
 寧以未見計望千人要或請已其五而對勳於中而計之也
 當部亦不謂盡計於其又謂大贈望之無復色何謂外忠且
 臣視其良歟手錄然之原世而不且何謂忠矣若麟二年計集

李晟列傳第七十九

西川忠貞堂 氏開國

唐書百五十四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力仕然位不過裨將晟幼孤奉
 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棄城殺
 傷士甚眾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謹奮忠嗣撫其背
 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使高昇召署列將擊疊州叛羌於高當川
 又擊連狂羌於罕山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擊党項有
 功授特進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
 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眾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繇大
 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遷開府
 儀同三司以右金吾衛大將軍為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
 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忌晟威
 略歸之朝為右神策都將德宗始立吐蕃寇劍南方崔寧未還蜀

士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踰漏天拔飛越等三城絕大渡斬虜千級虜遁去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斬楊朝光晟乘冰度洛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魏府左司馬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于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邢趙比壤今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之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卽造抱真壘與交歡晟建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授御史大夫又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擢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引去晟留趙三日與孝忠連兵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悅武俊引兵戰白樓孝忠兵笮晟引步騎擊破之清苑益急滔武俊懼悉起兵來救圍晟軍晟內攻景

濟而外抗滔等自正月至五月不解會晟疾甚不能興軍中共計引還定州而賊猶不敢逼疾間將復進會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卽日治嚴而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語衆曰天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義武欲止吾吾當以子爲質乃以憑約昏并遣良馬孝忠有親將謁晟晟解玉帶遺之使喻孝忠乃得踰飛狐次代州詔迎拜神策行營節度使進臨渭北壁東渭橋所過樵蘇無犯時劉德信自扈澗敗歸亦次渭南軍囂無制德信入謁晟晟責所以敗斬之以數騎入壁勞其軍無敢動晟已并兵則軍益振於是朔方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奪其心爾懷光不悅遷

延有異志晟使間說懷光曰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公宜速進兵雖晟不肖願爲公先驅死且不悔懷光不納每兵至都城下而懷光軍多鹵掠晟軍整戢懷光使分所獲遺之又辭不敢受懷光謀沮撓其軍卽奏言神策兵給賜比方鎮獨厚今禁逆未平軍不可以異且衆以爲言臣無以解惟陛下裁處懷光欲晟自削其軍則士怨易撓帝議諸軍與神策等力且不贍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曰稟賜不均軍何以戰贄數顧晟晟曰公元帥軍政得專之晟將一軍唯所命其增損費調敢不聽懷光默然計塞顧刻削賜事出已乃止懷光电咸陽凡八旬帝數促戰以伺賊隙爲言卒不出兵陰通朱泚反迹寢露晟懼爲所并上言當先變制備請假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以通蜀漢

喉未報會吐蕃欲佐泚帝議幸咸陽

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儲供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三蜀之利可坐有也顧渾瑊曰渭橋在賊腹中兵孤絕晟能辦勝邪瑊曰晟秉義挺忠率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賊帝乃安自行在遣晟將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羈勒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俾隍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甲詞厚幣僞致誠於懷光者時教膺單叟乃使張彧假京兆少尹多署吏調畿內賦不淹旬芻米告具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斷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

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雪泣曰惟公命於是駱元光以華州之衆守潼關尚可孤以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戴休顏舉奉天韓游瓌悉邠寧軍從晟懷光始懼晟乃移書顯讓之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下益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遣使者間道詔晟兼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招討使帝欲益西幸晟請駐梁漢以繫天下望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時京兆司錄參軍李敬仲自賊中來乃署節度府判官以諫議大夫鄭雲逵爲行軍司馬擢張彧自副神策軍及晟家皆爲賊質左右有言者晟涕數行下曰陛下安在而欲恤家乎泚使晟吏王無忌壻款壁門曰公等家無恙晟怒曰爾乃與賊爲間乎叱斬之時輸練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其苦以忠誼感發

士心終無攜怨邏士得姚令言崔宣牒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于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曾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銑等縱兵鏖擊賊攻華師急晟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旣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苑北晟先夜墮苑垣爲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

諸將曰安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必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賊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馘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元外廷舍右金吾次令軍中曰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違者斬遣京兆尹李齊運部長安萬年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所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一司馬佑取賊馬二卽斬以徇坊人之遠者宿昔乃知王師之入也明日孟涉屯白華尚可孤屯望仙門駱元光屯章敬寺晟屯安國寺斬賊用事者及臣賊宦豎于市表著節不屈者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脅汙于賊者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兇慙而市不易廛

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爲社稷萬人豈獨朕哉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千戶晟遣大將吳詵以兵三千到寶雞清道自請迎扈不許帝至自梁晟以戎服見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頓首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巴卽跪陳備爪牙臣不能指日破賊致乘輿再犯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爲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有詔賜第永崇里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一列晟入第京兆供帳教坊鼓吹迎導詔將相送之帝紀其功自文于碑敕皇太子書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云又令太子錄副以賜始晟屯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乃退府中皆賀曰熒惑退國家之利速用兵者昌晟曰天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至是乃曰前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人可用而不可使之知也夫惟五緯盈縮不常晟懼

復守歲則我軍不戰自屈矣皆曰非所及也涇州倚邊數戕其帥
晟請治不龔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
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實封千五百戶
晟請與李楚琳俱行亦將治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晟至
鳳翔亂將王斌等十餘人以次伏誅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
擅入河中諭慰李懷光晟劾元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罪又言
赦懷光有五不可河中抵京師三百里同州制其衝兵多則示未
信少則力不足忽驚東偏何以待之一也今赦懷光則必以晉絳
慈隰還之渾瑊康日知又且遷徙二也兵力未窮忽宥反逆四夷
聞之謂陛下兵屈而自罷耳今回紇拒北吐蕃梗西希烈僭淮蔡
若棄疆示弱以招窺覲三也懷光旣赦則朔方將士悉復敘勲行
賞追還綠稟今府庫空殫物不酬滿是激其叛四也旣解河中諸

道還屯當有賜賚賞典不舉怨言必起五也今河中米斗五百芻
藁且罄人餓死牆壁問其大將殺戮盡圍之旬時力窮且潰願
無養腹心疾爲後憂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糧可以破賊帝方
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晟至涇而西希鑒迎謁執之并其黨石
奇等悉伏誅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晟常曰河隴之
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誦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
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旣乎因悉家貲懷
輯降附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虛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
錦袍金帶夸異之虜皆指目歆艷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
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滿城爾不去之必爲吾患卽
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劫城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
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召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

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晟又遣野
詩良輔等攻摧沙堡拔之結贊屢乞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
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與晟合因請調軍食以給西師然天子內厭
兵疑將臣生事亦會滉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後雖詔講
解而陰不與也密言晟不可久持兵更薦劉玄佐李抱真經略西
北俾立功以間晟帝惑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冊
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晟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良
馬錦綵千計是歲城與吐蕃盟平涼虜劫之城挺身免詔罷燧河
東皆如結贊計云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爲延賞擠抑內怨望乃
見晟曰以公功乃奪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盍蚤圖之晟曰君安
得不祥之言執以聞明年詔爲晟立五廟追賁高祖芝以下祔其
主給牲器牀幄禮官相事它日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勲下詔曰

昔我烈祖乘乾坤盪滌掃隋季荒蕪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能
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
康不义用端命于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旣成太階旣平乃圖厥容
列于凌煙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
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己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
像顛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
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
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玄宗時有如劉
幽求等申弼翼之勲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今顧晟等
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錄
孰旌厥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予其曷敢怠有司宜敘先
後各圖其象于舊臣之次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于門

七年以臨洮未復請附貫萬年詔可九年薨年六十七帝聞流涕
詔百官就第進弔比大斂帝手詔誓以存保世嗣申告樞前冊贈
太師諡曰忠武及葬又御望春門臨送遣謁者宣詔于柩車百官
拜哭于道憲宗元和中詔其家與屬籍以晟配饗德宗廟廷僖宗
狩蜀倉部員外郎表皓采晟功烈爲興元聖功錄徧賜諸將表勵
之晟性疾惡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于是雖廝養小善
必記姓名尤惡下爲朋黨者篤分義隆於故舊嵐州刺史譚元澄
嘗有德于晟後貶死晟旣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晟撫其
二子爲成就之在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
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指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希是
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邪
是非惟上所擇爾叔度慙故晟每進對謇謇盡大臣節未嘗露于

外治家以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所與言未嘗及公事正歲崔氏
女歸寧讓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卽卻之
不得進達禮敦教類若此與馬燧皆在朝每宴樂恩賜使者相銜
于道兩家日出無鍾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
不舉樂旣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
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懇聽云

愿少謙謹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卽日召授太子賓客上
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
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愿署牒于道以金購之三日失馬并良馬
一繫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謹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
其良境內肅然徙節武寧軍會伐青鄆數有功以久疾用愬代之
召爲刑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鳳翔自是邇聲色而政

唐書卷五十四
衰矣長慶中徙宣武始張弘靖給其軍頗厚愿至府庫殫置賞賚不及弘靖時而侈費過之以威刑操下用婚家寶緩典帳中兵驕驚急沓牙將李臣則等因衆不忍夜斬緩首愿聞變不及巾與左右數人縋而逸奪野人乘馳以免其家死於兵三子匿而免兵旣亂因大掠推李齊主後務請諸朝時責愿不職貶隋州刺史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復拜河中晉絳等節度使雖嘗以荒侈敗不能自俊軍政愈弛結納權近官貲隨賂遺輒盡蒲人怨且亂會卒贈司徒

憲與愬於諸子號最仁孝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制調太原府參軍事醴泉尉于頔鎮襄陽辟署於府時吳少誠張淮西獨憚頔威彊時謂憲爲之助又辟魏博田弘正幕府遷衛州刺史以治行稱徙絳州絳有幻人悚民以亂憲執誅之河中兵本仰食于絳而汾可

輸河渭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教保山爲固民之輸者十牛不勝一車憲濱汾相地治新倉當費二百萬請留垣縣粟糴河南以錢還糴絳粟旣免負載勞又權其贏以完新倉絳人賴利入爲宗正少卿副金吾大將軍胡證爲送太和公主使還獻回鶻道里記遷太府卿太和初繇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憲勲伐家子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善治律令性明恕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卒官下

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協律郎遷累衛尉少卿早喪所生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敕諸子服總愬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練旣練晟薨與憲廬墓側德宗敦遣歸第一夕復往帝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爲坊晉二州刺史以治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旣敗以

宋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表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乃斥倡優，未嘗嬉樂，士傷夷病疾，親爲營護。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爲備。愬沈鷲，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或父母與孤未葬者，給粟帛遣還，勞之曰：「而亦王人也，無棄親戚，衆願爲愬死。」故山川險易與賊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乃請濟師，詔益河中、鄜坊二千騎。於是繕鎧厲兵，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渣岬山，以取鑪冶城，入白狗汶港柵，披楚城，襲朗山，再執守將平青陵城，禽票將丁士良。異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謝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

可破者，陳光洽爲之謀也。我能爲公取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殘外垣，始出攻。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愬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旣引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馬據胡牀，令軍曰：「退者斬，衆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爲將。秀琳爲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果輕出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禽而還。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爲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忠義亦賊將，所謂李憲者，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敎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爲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

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邪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其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舊令敢舍謀者族愬刊其令一切撫之故謀者反効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巳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殲其戍敕士少休益治鞍鎧發刃鼓弓會大雨雪天晦凜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張柴之東陂澤阻奧衆未嘗蹈也皆謂投不測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監軍

使者泣曰果落祐計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次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申光諸屯尚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廚廩廝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塲以俟裴度至愬以橐韃見度將避之愬曰北方廢上下分久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聳觀乃還屯文城柵有

唐書百五十四
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實封戶五百
賜一子五品官帝方經略隴右故徙愬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愬
代愿帥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爲榮董重質得罪被斥愬
請賜軍中自効許之乃署爲牙將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
禽其隊帥五十俘馘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昭義
節度賜第興寧里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
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
上以其愛人使往治鎮且田公撫魏七年今鎮人不道而戕害之
是無魏也父兄弟食田公恩者何以報之衆皆哭又以玉帶寶
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捕大盜吾又以平蔡姦今鎮人
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謝曰敢有不承而愛其死力乃
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之以太子少保

遷東都卒年四十九贈太尉諡曰武愬行已儉約其昆弟賴家勲
貴飾輿馬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始晟克京師
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功名之奇近世所未有晚雖忽于取士
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

贊曰愬得李祐不殺付以兵不疑知可以被賊也祐受任不辭決
策入死以愬能用其謀也祐之才待愬乃顯故曰平蔡功愬爲多
聽字正思七歲以蔭爲協律郎父吏少之不甚敬聽輒使鞭之晟
奇其才長乃辟佐于頓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爲神策行營
兵馬使旣戰斬賊驍將憲宗壯之詔圖狀以獻承璀數問聽計卒
縛盧從史遷左驍衛將軍出爲蔚州刺史州有銅冶自天寶後廢
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鑪官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徙安州
會觀察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一二咨之聲振賊中召爲羽

林將軍帝討李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南兵綿弱郟人素易之聽日整勒士皆奮卽掩賊不虞趨漣水破流陽絕龍沮堰遂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款以功兼御史大夫夏綏銀宥節度使又徙靈鹽部有光祿渠久廢聽始復屯田以省轉餉卽引渠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饒進檢校工部尚書穆宗初立幽鎮反擇名臣節度太原者代裴度使統兵北討始聽爲羽林時有駿馬帝在東宮使左右諷取之聽自以身宿衛不敢獻於是帝曰李聽往在軍中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敬宗嗣位改義成軍太和初討李同捷而魏博將丁志沼反擊其帥史憲誠詔聽出援擊殺志沼以功封涼國公拜一子五品官王廷湊之亂詔聽悉兵屯貝州史憲誠懼聽曰取道襲之衷甲候諸郊聽救士橐兵野次魏人乃安憲誠旣請朝魏人怨詔聽

兼帥魏博聽遷延不卽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於是御史中丞溫造等劾奏魏州亂憲誠死職繇于聽請論如法天子不罪也罷爲太子少師聽素以賂遺得權幸心故多爲助力未幾拜邠寧節度使邠署相傳不利治垣舍前刺史視其壞莫敢葺聽曰將出鑿凶門何避治署邪亟使完新之卒無異改帥武寧軍有故奴爲徐將不喜聽來乃先殺親吏之使徐者以沮聽聽果懼以疾解授太子少保踰歲節度鳳翔又徙陳許鄭注摘其過詔以太子太保分司東都開成初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文宗歎曰付之兵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爲可四年以疾求還復拜太子太保卒年六十一贈司徒聽治官苛細急孳斂頗極所欲盛飾車馬服玩或誠之聽曰家聲在人若

示哀薄恐不見忠功之効吾欲夸而勸之也好方書擇其驗者題於帷帶牆屋皆滿

聽子琢以家閥擢累義昌平盧鎮海三節度使無顯功不爲士大夫稱道數免復遷廣明時沙陀數盜邊於是琢爲宿將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徙河陽三城坐逗撓下遷刺史卒

王佖者晟之甥武敢閑騎射晟在師佖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銳佖與李演鏖戰蹀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大振以功擢神策將擊吐蕃有功晟視佖與子姓等其給與過之晟兵罷佖亦不見用召爲左衛上將軍元和中拜朔方靈鹽節度使吐蕃欲作烏蘭橋以過師積材河曲朔方府常遣兵發其木委于河故莫能成及佖至虜知其寡謀乃厚賂之而亟遂功築月城以守自是虜歲

入爲寇朔方乘障不暇人以咎佖在鎮檢下亡術猜忌多殺人召還爲右衛將軍故事將相除徙皆內出制故號白麻至佖以責罷遂中書進制久之卒

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李懷光反咸陽河北三叛相王李納獠河南李希烈誑鄭汲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羣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誼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嗚呼功能存社祏不能見信於庸主卒奪其兵哀哉雖然功蓋天下者惟退禍可以免四子世似其勞是宜有後哉

馬燧列傳第八

西川屯鳳
氏書

唐書百五十五

馬燧字洵美系善兵法科仕至策歎曰方天下戰策沈勇多算雖舉洛陽猶將入關退亡所據卿招循舉兵祿歸平原平原不尉時回紇還國王將饋勞賓介章為信犯令者

右扶風徙為汝州郟城人父季龍舉孫吳佃僕州刺史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學較事丈夫當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首亂今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坐受禽矣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時決會顏杲遣韓朝陽召循計事因縊殺之燧走西山間道復走魏寶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為趙城尉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抱玉敢往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何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

卷之八

大駭至出境無以暴者抱玉才之固進說曰屬與回紇接且得其情觀僕固懷恩回黨自重裂河北以授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田承嗣等其子瑒佻男不義將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既而懷恩與太原將謀舉其城辛雲京覺之不克嵩自相衛歸懷恩糧以絕河津抱玉令燧說嵩嵩言絕於懷恩即署燧左武衛兵曹參軍累進至鄭州刺史勸督農刀歲一稅人以為便徙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第不及耕燧務勸教化止橫調將吏有親者必造之厚為禮瘞暴齒止煩苛是秋昭生干境人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燧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畢虜不能暴從抱玉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兼小陸轉運使大曆中河陽兵逐其將常休明詔燧檢校左散騎常河為二城使汴將李靈耀反帝務息人即授以汴

宋節度留後靈耀不拜引魏博田承嗣為援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唯多張旗幟以犯王師忠臣之兵潰而西燧軍頓熒澤鄭人震駭心臣將遂歸燧止之益治軍忠臣乃還收亡卒復振忠臣行汴南燧行汴北敗賊於西梁固靈耀以銳卒八千號餓狼軍燧獨戰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冠諸軍田悅帥眾二萬助靈耀破永平將杜如江等乘勝距汴一舍而屯忠臣合諸軍戰不利燧為奇兵擊之悅單騎遁汴州平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因會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秋大雨河溢軍吏請其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不忍既而水不為害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遂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鏡必短長三制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為戰車冒以狻象列戟于後

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則制衝冒器用完銳居一年關廣場羅
兵三萬以肄威震北方建中二年朝京師遷檢校兵部尚書封幽
國公還軍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
反既而悅果圍邢州身攻臨洛築重城絕內外援邢將李洪臨洛
將張仞固守詔燧以步騎二萬與昭義李抱真神策兵馬使李晟
合軍救之燧出岢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之好悅以燧畏已大喜
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
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率軍
營二壘間是夜水壘遁燧進營狗明山取棄壘置輜重悅計曰朝
光堅柵且萬人此燧能攻未可以數日下且殺傷必眾則吾已拔
臨洛饗士以戰此勝術也即分恒州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
自良等以騎兵一雙岡戒曰令悅得過者斬燧乃推火車焚朝光

柵自晨訖晡急擊大破之斬朝光禽其將盧子昌獲首五千執八
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凡百餘返士
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
功遷尚書右僕射初將戰燧約眾勝則以家貲賞至是殫私財賜
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十萬償其財進兼魏博招討使李
納李惟岳合兵萬三千人救悅悅哀散兵二萬壁洹水淄青軍其
左恒冀軍其右燧進屯鄴請益兵詔河陽李芑以兵會次于漳悅
遣將王光進以兵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鎖
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
士齋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造三橋逾洹日挑戰悅不
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鳴鼓角而潛
師並洹趨魏州令曰聞賊至止為陣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

旁須悅衆度卽焚橋燧行十餘里悅率李納等兵踰橋乘風縱火
譟而前燧乃令士無動命除蓁莽廣百步爲場募勇士五千人陣
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奏橋橋已焚衆赴水
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殺賊將孫晉卿安墨啜虜三千人尸相
駘藉三十里淄青兵幾殲悅夜走魏州其將拒不納比明追不至
悅乃得人抱真芄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
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
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
破之皆曰善悅嬰城自守於是李再春以博州悅兄昂以洛州王
光進以長橋皆降悅使符璘李瑤衛還淄青殘兵璘等亦降魏導
御溝貫城燧塞其上游魏人恐悅遣許士則侯臧開行告窮於朱
滔王武俊會二人者怨望乃連和悅恃燕趙方至卽出兵背城陣

燧復與諸軍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
長史滔武俊聯兵五萬傳魏會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
燧懷光勇于鬪未休士卽與滔等戰不利悅決水灌軍燧兵亦屈
退保魏縣滔等瀕河爲壘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大原初李
抱真欲殺懷州刺史楊鈇鈇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怒及共
解邢圍獲軍糧燧自有之以餘給抱真軍抱真益怒洎之捷軍進
薄魏悅以突騎犯燧營李芄救之抱真勒兵不出燧將攻魏取攻
具於抱真營并請雜兩軍平其功抱真不聽請獨當一面繇是逗
遛帝數遣使講解武俊略趙地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燧怒謂
抱真以兵還守其地我能獨戰死邪將引還李晟和之乃復與抱
真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洛州隸抱真而用昭義副使盧玄卿爲刺
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真抱真亦請兼隸于燧以

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不成大功至太原遣軍司馬王
權以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與諸將子壁中渭橋帝已幸梁乃
還時天下方騷北邊數有警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宜固險以示敵
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渚爲東隍省守陴萬人又醜汾環城樹
以固隄詔兼保寧軍節度使帝還京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爲河東
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時賊黨要廷
珍守晉毛朝敷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鐫諭皆以州降因拜燧晉
絳慈隰節度使武俊之圍趙也唐日知不支將棄趙燧請詔武俊
擊朱滔授以深趙以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及三州降燧固讓日
知且言因降受節恐後有功者踵以爲利帝嘉許籍府庫兵仗以
授日知日知大喜過望燧乃率步騎三萬次于絳略定諸縣降其
將馮萬興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郭守將夜棄城去降四千人遣李

自良定六縣降其將辛旆收卒五千裨將谷秀違令掠士女斬以
徇與賊戰寶鼎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于時天下
蝗兵艱食物貨翔踊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帝未決燧以懷光逆
計久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
朝爲天子自言之且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乃與瑊元光韓
游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
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憚燧威拜城上燧
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嚮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
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
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邪今不遠數步可射
我披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卽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
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亦自以爲不及也歎曰嘗疑

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篤籬
堡壘將降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八萬陣城下是日賊將牛名
俊斬懷光降衆猶萬六千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罔等它脅附
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
原帝賜宸宸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
額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自屯鳴沙及
春畜產死糧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與駱元光韓游瓌等會
師擊虜燧次石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頰熱甘辭請于
燧且重幣申勤勤明年燧還太原與論頰熱俱朝盛言宜許以盟
天子然之燧之朝結贊遽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涼虜劫城僅得
免吐蕃歸燧之兄子弁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飢公若度河
我無種矣賴公許和今釋弁以報帝聞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兼侍

中賜妓樂奉朝請而已與李晟皆圖象凌煙閣後病足不任謁九
年十月自力朝廷英詔母拜時晟已卒帝顧燧曰尚記與太尉晟
俱來邪今乃獨見公因悲涕燧亦疾而什帝親掖之詔左右扶去
送至陞燧頓首泣謝固乞骸讓侍中不許卒年七十贈太傅諡曰
莊武子彙暢暢少以蔭至鴻臚少卿建中中燧討賊山東暢留京
師於是大旱朝廷議括商旅緡錢多亡命入南山爲盜暢客單超
俊李雲端等竊議以爲事且危暢是其言遣奴諫燧班師燧怒執
奴以聞使兄炫拘暢請罪帝方倚燧貸不問但誅其客救炫賜暢
杖三十然亦罷括商人令燧沒後以貲甲天下暢亦善殖財家益
豐晚爲豪幸牟侵又彙妻訟析產貞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
納田產至順宗時復賜之中官往往逼取暢畏不敢去以至困窮
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諸子無室廬自託奉誠園亭觀卽其安邑

里舊第二云故當世視暢以厚畜爲戒有司諡曰縱子繼祖生四歲以門功爲太子舍人五遷至殿中少監燧兄炫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蘇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鎮太原始署掌書記常參軍謀光弼器焉遷刑部郎中田神功帥宣武署節度判官授連潤二州刺史以清白顯燧爲司徒授刑部侍郎辭疾以兵部尚書致仕卒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臯蘭都督父釋之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遷累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寧朔郡王廣德中與吐蕃戰沒城年十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授瑊偏師入葛祿部略特羅斯山破阿布思與諸軍城永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

祿山反從李光弼定河北射賊驍將李立節貫其左肩死之肅宗卽位瑊以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改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會釋之喪起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邠州留屯邠虜復入至奉天瑊戰漠谷有功遷太子賓客屯奉天周智光反子儀令瑊以步騎萬人下同州智光平以邠寧隸朔方軍瑊屯宜祿大曆七年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原節度使馬璘討之次黃菩原瑊引衆据險設槍壘自營遏賊奔突舊將史抗等內輕瑊顧左右去槍叱騎馳賊旣還虜躡而入遂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曰朔方軍高天下今敗于虜奈何瑊曰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瑊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歲防長武城

盛秋領邠州刺史吐蕃入方渠懷安城擊走之子儀入朝留知邠
寧慶兵馬後務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城都知兵馬使自石嶺
關而南督諸軍掎角虜引去進兼單于副使護振武軍使子儀爲
太尉德宗析所部爲三節度以城兼單于大都護振武東受降城
鎮北大都護府綏銀麟勝州節度副大使未幾崔寧領朔方故召
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詐爲書若同亂者帝識其
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普王爲荆襄元帥討希烈也以城爲中
軍都虞候帝狩奉天城率家人子弟以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
北節度使朱泚兵薄城戰譙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
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泚治攻具矢石四集如雨晝夜不息凡浹
日鑿塹圍城城中死者可藉人心危惴或夜縋出撥蔬本供御帝
與城相泣泚方據乾陵下瞰城翠翟紅袍左右宦人趨走宴賜拜

舞又縱慢辭戲斥天子以爲勝在景刻使騎環馳責大臣不識天
命造雲梁廣數十丈施六輪濡氈及革冒之周布水囊爲鄣指城
東北構木廬蒙革周置之運薪土其下將塞隍帝召城授以詔書
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城筆使
量功署詔不足則署衣以授因曰朕與公訣矣令馬承倩往有急
可奏城俯伏嗚咽帝撫而遣之城前與防城使侯仲莊搗雲梁所
道掘大隧積馬矢及薪然之賊乘風推梁以進載數千人王師乘
城者皆凍餒甲弊兵鹽城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人憂不支羣臣
號天以禱城中矢自擐去被血而戰愈厲雲梁及隧而陷風返悉
焚賊皆死舉城歡譟是日詔授城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
急會李懷光奔難賊乃去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戶五百乘輿
進狩山南城以諸軍衛入谷口懷光追騎至後軍擊卻之遷檢校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道永平軍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干紀授爾節鉞以戡多難往欽哉城頓首曰敢不畢力以對揚天子休命乃率諸軍趨京師賊韓旻拒武功城率吐蕃論莽羅兵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屯奉天以抗西面李晟自東渭橋破賊城與韓游瓌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城兼侍中實封戶八百天子還宮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河中同陝虢行營副元帥繇樓煩郡王徙咸寧賜大寧里甲第女樂五人將相送歸第與李晟鈞禮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同討李懷光懷光平檢校司空任一子五品官還屯河中吐蕃相尚結贊陷鹽夏陰窺京師而畏城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辭重禮請燧講好燧苦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川以城

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城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盜使城鎮奉天虜罷還河中貞元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四羣臣奉慰延英贈太師諡曰忠武喪車至自鎮帝復廢朝城好書通春秋漢書嘗募司馬遷自敘著行紀一篇其辭一不矜大天性忠勤功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常若在帝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終始信待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桀驁則姑息之惟城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治蒲十六年常持軍猜間不能入君子賢之本名日進稍顯改焉五子鎬鑷爲達官鎬謙謹喜交士大夫歷鄧唐二州刺史有政譽元和中延州沙陀部苦邊吏貪震擾不安李絳建言宜選才職稱者爲刺史乃任鎬

延州會討王承宗而義武節度使任迪簡病不能軍以鎬將家可用乃遷檢校右散騎常侍義武軍節度副使俄代迪簡爲使治兵頗有法然短於計略不持重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屠蓄屠鄉聚鎬軍遂搖亦會中人督戰乃出薄賊大敗而還詔以陳楚代之時師飢凍聞鎬方罷遂亂劫鎬之家至裸辱楚聞馳入城乃定令軍中斂所剽歸鎬以兵衛出之貶韶州刺史後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鎬供軍金幣十餘萬乃復貶循州卒贈工部尚書

鐵以蔭補諸衛參軍累擢至豐州刺史坐贓七百萬文宗以勲臣子貶袁州司馬還爲袁王傅至太子詹事訓注亂或言鐵匿賈餽爲百騎所捕苦辨乃免然家爲兵剽皆盡文宗憐之授少府監遷

殿中宰相以城之齋擬刺史帝曰是豈可以牧民念其父功富之可也宰相言鐵嘗治郡有績從之拜壽州刺史終諸衛大將軍贊曰唐史臣稱燧沈雄忠力常先計後戰每戰親令于衆無不感槩用命鬪必決死未嘗折北名蓋一時然力能得田悅而不取虜不可信而決信之故河北三盜卒不臣平涼大臣奔辱燧之罪也雖然燧賢者也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不以功掩罪亦不可以罪廢功滅親與結贊盟不能料虜詐但以如詔爲恭殆有猛志而無英才乎李晟謂虜不可與盟則燧城固出晟下遠甚功名大小信其然乎

其然乎

游環管長春官而懷宿戰力也光平帝原朝臣因爲游

環都虞候父子皆開府各御史中丞也

環自將守寧州而御史寬軍驛及張獻忠來代軍遂亂朝臣逃於

郊衆者監軍請以拒希朝爲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展

楊戴陽二李韓杜邢列傳第八十一

西唐書

唐書百五十六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興行間以少鋒功授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涇州斬獲多加驃騎大將軍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往討常冠軍懷光赴難奉天屬朝晟兵千人下咸陽賜實封百五十戶懷光反韓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大索軍實多募士欲潛歸之朝晟父懷賓爲游瓌將夜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遣懷賓告行在德宗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朝晟泣見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當誅不可以主兵懷光繫之及諸軍圍河中游環營長春宮而懷賓戰甚力光平帝原朝晟因爲游瓌都虞候父子皆開府賓客御史中丞軍中以爲榮吐蕃犯邊游瓌自將守寧州而御士寬軍驕及張獻市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郊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爲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

出給衆曰予來賀所請之當也衆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
居三日給遣人自邠來曰前請報罷張公已舍邠矣反者皆當死
臣不願盡誅也第取首惡者衆所謹指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
軍帝以希朝爲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城鹽州
發卒護境朝晟屯木波堡會獻甫卒有詔代爲邠寧節度使朝晟
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詔問須兵幾何報曰部兵可辦
帝問前日城五原興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
今薄戎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
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不可拔萊野翦夷虜且走
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亦才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
帝納其策師久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
晟使築防環之遂爲淳淵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置祠命泉

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戶

去復城馬嶺而歸開地

三百里十七年卒于屯

戴休顏字休顏夏州人家世尚武志膽不常郭子儀引爲大將論
平党項羌以安河曲試太常卿封濟陰郡公進封咸寧郡王兼朔
方節度副使城邠州功最遷鹽州刺史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
奔問行在德宗嘉之賜實戶二百與渾瑊杜希全韓游瓌等扞禦
有勞帝進狩梁洋留守奉天李懷光屯咸陽使人誘之休顏斬其
使勒兵自守懷光貽駭自涇陽夜走遷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
節度使合渾瑊兵破泚偏師斬首三千級追至中渭橋京師平又
與瑊率兵趨岐陽邀泚殘黨加檢校尚書右僕射進戶四百從乘
輿至京師賜女樂甲第拜左龍武軍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弟休
璿歷開府儀同三司封東陽郡王休晏歷朝國大將軍封彭城郡

公俱以將略稱

陽惠元平州人以趨勇奮事平盧軍從田神功李忠臣浮海入青
州詔以兵隸神策爲京西兵馬使鎮奉天德宗初立稍繩諸節度
跋扈者於是李正已屯曹州田悅增河上兵河南大擾詔移兵萬
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
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已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
功毋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饋公道惟惠元軍瓶壘不發帝
咨歎不已璽書慰勞俄以兵三千會諸將擊田悅戰御河奪三橋
惠元功多以兵屬李懷光及朱泚反自河朔赴難解奉天圍加檢
校工部尚書攝貝州刺史詔惠元與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鄜坊
節度使李建徽及懷光聯營便橋晟知懷光且叛移屯東渭橋翰
林學士陸贄諫帝曰四將接壘晟等兵寡位下爲懷光所易勢不

兩完晟旣慮變請與惠元東徙則建徽孤立宜因晟行合兩軍皆
往以備賊爲解趣裝進道則懷光計無所施帝不從使神策將李
昇往伺還奏懷光反明甚是夕奪二軍惠元建徽走奉天懷光遣
將冉宗馳騎追及於好畤惠元被髮呼天血流出背袒裼戰而死
二子晟曷匿井中皆及害建徽獨免詔贈惠元尚書左僕射晟殿
中監曷邠州刺史少子旻字公素惠元之死被八創墮別井或救
得免歷邢州刺史盧從史旣縛潞軍潰有驍卒五千從史嘗以子
視者奔于旻旻閉城不內衆皆哭曰奴失帥今公有完城又度支
錢百萬在府少賜之爲表天子求旌節旻開諭禍福遣之衆感悟
遂還軍憲宗嘉之遷易州刺史王師討吳元濟以唐州刺史提兵
深入二百里薄申州拔外郭殘其垣以功加御史中丞容州西原
蠻反授本州經略招討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容兩管爲一

道卒贈左散騎常侍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爲宦官駱奉先養息冒姓駱名元光美須髯鷲敢有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讓節度鎮國署奏以自副居軍十年士心憚服德宗出奉天賊遣將何華之襲華州於是刺史董晉棄城走望之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時兵興倉卒裹餼爲鎗剡蒿爲矢募兵數日至萬餘軍氣乃振賊來攻輒卻時尚可孤守藍田元諒屯昭應王權壁中渭橋賊兵不能踰渭南未幾遷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先是詔發幽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關泚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華陰尉李夷簡說驛官捕之追及關元諒斬以徇所召兵不得入由是華州獨完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次涇西元諒先奮麀賊敗之進屯苑東晟使壞苑垣入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讓功

於晟退壁近郊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戶五百賜甲第女樂一子六品官李懷光反與馬燧渾瑊討之其將徐廷光素易元諒數嫚罵爲優胡戲斥侮其祖又使約降曰我降漢將耳及馬燧上降於燧元諒見韓游瓌曰彼詬吾祖今日斬之子助我許諾既而遇諸道卽數其罪叱左右斬之詣燧謝燧大怒將殺元諒游瓌見曰殺一偏裨尚爾卽殺一節度法宜如何燧默然元諒請輸錢百萬勞軍自贖瑊亦爲請燧赦之帝以專殺恐有司劾治前詔勿論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瑊會平涼元諒軍潘原游瓌軍洛口以爲援元諒曰潘原去平涼七十里虜詐不情如有急何以赴請與公連屯瑊以違詔不聽瑊壁盟所二十里元諒密徙營次之旣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俄而虜劫盟瑊奔還元諒兵成列出而涇原節度使李觀亦以精兵五千伏

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元諒遣車重先而與城振旅徐還時以爲有古良將風是會也微元諒觀二人城且不免帝嘉歎賜善馬金幣良厚因賜姓及名更節度隴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涇圯旁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徒于此元諒培高浚淵身執苦與士卒均櫛鬻榛莽闢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歲入粟菽數十萬斛所具畢給又築連弩臺遠烽偵爲守備進據勢勝列新壁虜至無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年六十二贈司空諡曰莊威

李觀其先自趙郡徙洛陽故爲洛陽人少沈厚寡言以策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子儀遣佐坊州刺史吳仙爲防遏使以親喪解吐蕃內寇代宗幸陝觀隱整屋率鄉里子姓千人守黑水虜不敢侵嶺南節度使楊慎微奏爲偏將徐浩李勉代節度常倚以軍政數

捕平劇賊遷大將試殿中監召爲右龍武將軍涇師叛觀適番上卽領兵千餘扈德宗奉天詔盡察諸軍整飭誰邏增募五千人輦旂雜豎士氣益振賜封戶二百授二子八品官從至梁州帝還詔總後軍擢四鎮北廷行軍涇原節度使在屯四年訓部伍儲藏饒衍平涼之盟吐蕃不得志是年觀入朝前一日就道虜至期出精騎狙擊不及去以少府監檢校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傅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爲郭子儀裨將安祿山反使阿史那從禮將回羅突厥五千騎僞降於朔方出塞門誘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游瓌率辛京杲擊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與慶州刺史論惟明以兵三千來赴自乾陵北趨醴泉未至有詔引軍屯便橋次泥泉與泚兵值游瓌欲還奉天監軍翟文秀曰吾壁于此賊敢踰我而西可

夾攻取之今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寡賊衆彼能分以亢我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且奉天無彊卒安得夾攻吾士乏且寒賊以利誘之衆且潰遂還奉天泚兵躡攻之戰不利泚兵奪門游瓌殊死戰乃解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具可以火之旣而賊大謀攻南雉游瓌曰是分吾力也趨北雉遣將郭詢郭廷玉以銳士三百傳滿直出火其棚投薪於中風返棚皆燼賊氣沮故諸將推游瓌赴難功第一帝以衛軍無職局軍置統軍一員以游瓌惟明賈隱林處之李懷光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帝曰卿可謂忠義矣對曰臣安知忠義但懷光誤臣使震驚乘輿後持臣自解帝嘉其誠從問計欲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怙以爲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甯景濬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

臣渭北有竇覲皆守將也陛下以其衆與地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聽其帥彼安能以亂帝曰罷懷光權而泚益張若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貢賦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邠有萬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賊四方杖義而起賊不足慮帝美其言會懷光誘復至渾城得書稍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嫚罵賊帝疑有變卽日幸梁州游瓌使子從帝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旣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瓌悟誘舊部兵八百馳入邠說昕曰懷光自蹈禍機公今可取富貴無共汚不義也我願以麾下爲公先驅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昕欲殺游瓌戒左右衷甲入昕小史李岌潛白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斬昕首以聞時懷光子玫在邠游瓌衛出之曰殺之祇以怒敵至必

遽不如捨之攻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
詔拜邠寧節度使遂會渾瑊於奉天與瑊戴休顏分扼京西要險
李晟入長安游瓌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游瓌使諭涇將楊澄澄
拒不納泚遂敗京師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實封戶四百帝至自
興元游瓌及瑊休顏從而李晟尚可孤李元諒奉迎論功與瑊等
皆第一游瓌還屯邠寧懷光寇同州城元諒敗於乾坑詔游瓌率
兵并力敗賊衆五千於屯遂會瑊馬燧圍蒲城師次焦籬堡守將
尉珪降懷光見勢單蹙乃縊死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寧游瓌
追至安化虜營合水北游瓌策曰賊行無人地必怠可襲取之使
將史履澄夜領兵五百入其營斬數百級取馬五千遼明虜以兵
尾擊游瓌羅幟自衛鞞鼓四發虜驚潰去是歲復圍鹽州刺史杜
彥光約與之城吐蕃許之又取銀夏麟等州游瓌請收鹽州以斷

戎人走集虜入漢食禾菽方春而病此天亡時也有詔李元諒韓
全義率師一萬會游瓌收鹽州吐蕃請修清水盟以歸侵地馬燧
爲之請詔問游瓌答曰西戎弱則請盟強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
乞盟詐我也帝不從會盟平涼詔游瓌以軍屯洛口盟之日游瓌
以勁騎五百待非常令曰卽有變急趨柏泉以分虜勢瑊被劫馳
以免虜見兵出卽解去後吐蕃寇大回原游瓌方壁長武卽選騎
八百迎擊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爲戎不可易答曰賊攻豐義今游
騎先破則彼大衆不敢前豐義全矣戰南原敗之吐蕃夜遁會子
欽緒以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反謀泄奔邠州中人捕
斬以狀示游瓌游瓌懼求歸死京師帝不許又執欽緒二息送京
師帝亦原之未幾入朝素服聽命有詔復位勞遇如故游瓌盛言
城豐義以遏虜侵帝悅趣還軍初游瓌之朝衆謂且得罪故齎送

殊薄既還舉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善兵游瓌畏其偏欲誅之希朝奔鳳翔帝聞召入宿衛游瓌遣兵築豐義纔二板而潰寧卒數百大掠游瓌不能禁詔用張獻甫代之游瓌畏亂委軍輕出還京師拜右龍武統軍卒諡曰襄廣弘者自言宗室子始爲浮屠妄曰我嘗見岳瀆神當作天子可復冠男子董昌舍廣弘於資敬寺召相工唐郭視之教郭告人曰廣弘且大貴乃誘欽緒神策將魏循李儻越州參軍事劉昉等作亂昉家數具酒大會廣弘所陰相署置又妄曰神戒我十月十日趣舉約欽緒夜擊鼓譟凌霄門焚飛龍殿循等以神策兵迎廣弘事捷大剽三日循儻上變乃禽廣弘及支黨鞠仗內付三司訊實皆殊死廣弘臨刑色自如由是禁人不得入觀祠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以裨將隸郭子儀積功勞至朔方節度使軍令整嚴士畏其威奉天之狩希全與鄜坊節度使李建徽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引兵赴難次漠谷爲賊邀擊乘高縱石下之彊弩雜發德宗使援之不克還保邠州賊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靈鹽豐夏節度使封餘姚郡王將卽屯獻體要八章砭切政病帝嘉納賜君臣箴一篇尋兼夏綏銀節度都統建言鹽州據要會爲塞保鄯自平涼背盟城陷于虜於是靈武勢縣鄜坊單逼爲邊深患請復城鹽州乃詔希全及朔方邠寧銀夏鄜坊振武及神策行營諸節度合選士三萬五千屯鹽州又敕涇原劔南山南軍深入吐蕃牽撓其力使不得犯塞執繁凡六千人閱二旬畢由是虜憚不輕入希全居河西久頗越法橫肆帝數容掩其短豐州刺史李景略名出希全上疑逼已遂排劾之帝爲斥以答其意素苦風眩稍劇益忌忍遂誣殺判官李起吏下累息卒贈司空

邢君牙瀛州樂壽人少從幽薊平盧軍以戰功歷果毅折衝郎將
安祿山反從侯希逸涉海入青州田神功爲兗鄆節度使使君牙
將兵屯好時防盛秋吐蕃犯京師代宗出陝以扈從功累封河間
郡公建中初李晟從馬燧討田悅以君牙爲都將在武安襄國間
凡五戰斬馘功最德宗出奉天晟率君牙倍道赴難徙屯渭橋軍
中便宜唯君牙得豫晟在鳳翔數行邊常以君牙守晟入朝代爲
鳳翔觀察使俄領節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吐蕃歲犯邊君牙劭耕
講戰以爲備戒不能侵又城隴州平戎川號永信城卒官贈司空
初布衣張汾者無紹而干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摘簿書以盜沒
宴錢五萬君牙怒其欺汾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
俊今乃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遽釋吏引爲上客留月餘以五
百緡爲謝其屈已好士類此

楊戴陽二李韓杜邢列傳第八十一 終 唐書百五十六

陸贄列傳第八十二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

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

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

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

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

經財實六德保罷察五要簡官事

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

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

薄厚以稽廉冒視按籍煩簡以稽

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眾寡

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

唐書百五十七

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

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

兩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

計聽吏治三科登雋又四賦

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

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

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

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

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

稼以奠稅度產以衰征料丁

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
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
罷事之非要時皆違其言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
爲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
問策安出贊言勞於服遠莫若修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
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
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心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
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
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一實東寇則饜道阻北窺則
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
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則屯戍失於太繁也李勉
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谷也扞襄城方銳之賊本

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芄河陽以援東
都李懷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
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
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
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
以前世轉天下租稅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
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
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
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虜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
而先帝莫與爲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又前事稍益禁
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
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

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廩之馬武庫之兵
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蓄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
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
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
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廩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
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芄還軍接
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軍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
凡京師稅間架權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本整棼
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贊言皆効從狩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
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贊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
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贊沛然有
餘始帝蒼卒變故每自剋責贊曰陛下

答堯舜意也然致寇者

乃羣臣罪贊意指盧杞等帝護杞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
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贊退而上書
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函養而諸方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
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
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
賦不給乃議盛限而加斂焉加斂旣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
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
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陲之戍以保封疆禁衛
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掇私牧
責將家以出兵籍馬夫私牧者元勳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
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
裝破產以營卒乘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稅侯王之廬算裨販

之縉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蹢然而關畿不寧矣陛下又謂百
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
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
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
作由是叛亂繼產忿讎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卒鼓行
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陛下雖有股肱之
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効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
下方以興衰諉之天命亦過矣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民
聽則天所視聽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
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
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

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
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比兵興物力耗
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
人固非悉通占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
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
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失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
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
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
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孰計之捨已以從衆
違欲以遵道遠儉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
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
不寧哉帝又問贊事切於今者贊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

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爲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儉人賣爲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贊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言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卽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損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

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爲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景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不盡於已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給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貴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已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爲悔也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褒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

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爲稱首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歸過于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參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

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考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二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衛聰明厲威嚴恣彊復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衛明必拆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彊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已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

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天下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贊曰今乘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爲朕計之贊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

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受實患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橐付贊使商討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秦則易驕欲激之使彊其意卽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論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師盜據宮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它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已別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

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宜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宜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贊諫以爲瓊林大盈於古無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欲亦終以可寇今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未息遽以珍貢私別庫恐群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緘服無得以供是乃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卽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卽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贊見懷光議事贊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群

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贊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託曰吾無所藉晟贊卽美其彊雄使不得翻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徽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足支賊俾爲犄角懷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解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贊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贊奏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壞矣羯胡乘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職負不足以容功而散

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
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虛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
人惟名與利名近虛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
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虛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
之以虛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
謾而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
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則爲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
事官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
能以位勲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
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勲
散爵號同然而突鉤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
器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軀命乃同瓜

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
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
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
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贊諫曰楚琳之罪舊矣
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宜亟告景
刻不可差商嶺旣回遠而駱谷又爲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
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
跌使楚琳逞憾敢爲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
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
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
從功臣贊曰宮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
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勲臣之憤帝乃止京

師已平帝欲詔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之疇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修飾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耄定反側寬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娛巾櫛之待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內人當離潰之後或爲將士所私昔人掩絕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爲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論瑊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京但爲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

東帝遣中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贈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綆泣帝爲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蓋趨向狹促以

沮議爲出衆自異爲不羣趣小利昧遠圖効小信傷大道爾所謂
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
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
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考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
擢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
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
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
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
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
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
一調吏負稽壅則案牒叢滯僞冒蒙真吏緣以爲茲廢置無綱至
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贊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

計闕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
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贊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
咨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
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
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
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
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人則驅略
深入則戒嚴于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長行
之而要之而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
則先所難是爲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
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獵寇境復其侵疆
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適

所以啓戎心挫國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彊且以水草爲居討獵爲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吏修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爲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後行修封疆守要害蹙蹙隊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尅不鬪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

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爲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紆難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竒詭不卹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

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死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彊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怵溫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間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疆番勁虜則懾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

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橈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旣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實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輓軌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節者抵譟於衆僨軍緩救者畜姦不畏裒貶

稱毀紛然相亂公者直已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爲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慙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謂境無人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間井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產權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矣今四夷最彊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趨敏動則中國愁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彊不敢侵何哉良以我

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尪衆失爲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汧朔方則分朔方爲三節度其鎮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稟屬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

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
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稟止於當
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解
於服勞然衣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縣勢則遠甚又
有以忿恨經費所以褊隘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
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
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矣凡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
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某甲兵藉
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成功觀其言校
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詒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
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

端拱於委任然後覈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爲濫當罰者不致辭
付授專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
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令不以兩從
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
闡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
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
留息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
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
救逗留之頃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嗇夫椎婦罄俘囚矣
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礙敗者滅百爲一獲者衍百爲
千帥守以總制在朝不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已不究厥情用帥若
此可謂機失於遙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

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弟以本道衣粟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傅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爲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爲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爲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爲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爲刺史外奉軍興內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不從也班宏

判度支卒官贊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贊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贊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爲刺史論旨慰勞韋臯數上表請贊代領劔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嘗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贊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爲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已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

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與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符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皇它卹乎旣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祇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贄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拂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白罷翰林以爲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

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爲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胙不競惜哉

交院郎諸帥府更辟推監察御史張鑑節度鳳翔署營田判官之
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德宗狩奉天李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
而宋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
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請早爲
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暉伺知以白羣雲光懼不免率衆出奔至
陽遇泚奴使早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
早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早迎勞先結如
爲受泚詔卽讓雲光曰旣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泚公之命故去
今還願與公同生死早曰大使固善苟無他圖請釋早以安衆而
後可入也雲光以早諸生亡能爲乃命士安仗劍早度而以其

韋張嚴韓列傳第八十三

西川忠貞堂
氏雷雷雷雷

唐書百五十八

韋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有勲力周隋間臯始任爲建
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署營田判官以
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
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節
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爲帥
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曄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衆出奔至汧
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
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
僞受泚詔卽讓雲光曰旣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
今還願與公同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苟無它圖請釋甲以安衆而
後可入也雲光以臯諸生亡能爲乃命士委仗鎰臯受而內其卒

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它奴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寵其功臯遣兄平及弇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坻遂安帝自梁洋還召爲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劔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羈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爲鄉道臯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于殊俗則怫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款邊求內屬約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等絕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千與蠻

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乞藏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旣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閭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彊弱爲患臯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爲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臯遣別將蘇危召之詰其叛斬于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勔張芬分出西山靈關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攻下羊溪等三城取劔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爲

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通租
弱水清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募府崔佐時由石
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
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臯治復之繇黎
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
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復舊州吐
蕃怨完壘造舟謀擾邊臯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
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內附質普怒遂
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撓虜臯遣大將陳洎
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維州邢玘出黃崖
略棲雞老翁城高倜王英俊繇義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
山成溪城守至道黎舊韋良金趨平夷路惟明白靈關夏陽攻逋

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道西瀘攻昆
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
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
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
譟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
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詔檢校太尉會王叔文等干
政臯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劍南則惟君
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臯知叔文多釁又自
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卽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
佞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姦黨是歲臯暴
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諡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
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

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劇善拊士至
雖昏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
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卽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橫務蓋藏之故
劉闢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臯者詆所進兵皆
鏤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繇是議息
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爲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
更爲蜀道易以美臯焉始臯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
臯沒蜀人德之見其遺象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鑿其文尊諱
之兄聿弟平聿以蔭調南陵尉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
郎辟淮南杜佑府元和初爲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反臯子行
式娶文若女弟聿不以聞闢平行式妻當沒掖庭有司并按聿或
以道遠不應坐乃皆赦之終太子右庶子平與臯斬朱泚使者間

走奉天上功擢萬年尉平子正貫字公理少孤臯謂能大其門名
曰臧孫推蔭爲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
除太子校書郎調華原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遷萬年主簿擢累
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練使宣宗立以
治當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
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貫旣至無所取吏咨其清
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毀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
事以爲神不馱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
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旣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
吹無請諡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劉闢者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遷累御史中丞度支副
使臯卒闢主後務諷諸將徼旄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

帝新卽位欲靜鎮四方卽拜檢校工部尚書劔南西川節度使闢
意帝可動益驚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
川卽以兵取梓州且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
祥帝始重征討而宰相杜黃裳勸帝且言闢妄書生耳可鼓而俘
也薦高崇文李元弈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使嚴礪李康犄角之
詔許自新闢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下詔奪其官進破鹿頭關遂
下成都闢從數十騎走至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酈定進禽
之文若先殺其族縋石自沈于江失其尸檻車送闢京師尚冀不
死食飲于道晏然將至都神策以兵迎之係其首曳而入驚曰何
至是邪帝御興安樓受俘詔詰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
惡不能制詔問遣使賜節何不受乃伏罪獻廟社徇于市斬于城
西南獨柳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始闢嘗病見問
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闢卽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
之厚而皆夷族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玠少任俠安祿山反使
李廷偉脅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豪桀段絳等集
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唯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
黨以聞擇木孚皆受賞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建封少喜文章
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
掠鄉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皆討建封見中人請前
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由
是知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
職輒去令狐彰節度滑亳奏置幕府彰不朝覲建封非之往見轉
運使劉晏晏奏試大理評事使筦漕務歲餘罷時馬燧爲三城鎮

過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遂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卽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旣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它吏卽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卽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僞赦二畀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恚汗不自處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爲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柵拒之賊不能東遷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進兼御史大夫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裨隍益治兵四鄙附悅希烈使栗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沮劔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負官貞元四年拜御史

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縻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壩橋爲江淮計口今徐州刺史高明應甚少脫爲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也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卽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爲雄鎮久之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異等賜名馬珍具是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塵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闐闐所奉及腳傭至有重荷趨肆而徒返者有農賣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它費且驅驢入宮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匹然官市不廢也諫臣交

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爲姦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巳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動寵卓越未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子愔始以蔭

補虢州參軍事建封卒府佐鄭通誠者攝留事與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謀引以爲援舉軍怒斧庫取兵環府大譟殺通誠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愔爲留後假旄節帝不許披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亂泗州刺史張仝以兵攻埇橋與徐軍埇仝大敗帝未有以制乃授愔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仝爲泗州留後杜兼爲濠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以疾求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泗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而愔得行未踰境卒愔治徐七年其政稱治贈尚書右僕射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元中數出貲助邊得爲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其才署押衙遷恒王府司馬委以軍府衆務武卒罷歸會東川節度使李叔明表爲渝州刺史震以叔明姻家移疾去山南西道節度府又表爲鳳州刺

史母喪解起爲興鳳兩州團練使好興利除害建中中劔南黠陟使韋楨狀震治行爲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封鄖國公治鳳十四年號稱清嚴遠邇咨美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遣腹心穆延光等遺帛書誘之震卽斬以聞是時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聞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衛用誠至盩厔有反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勛嗣至帝告以故勛曰臣請歸取節度符召之卽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悅使計日往勛還得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駱谷用誠以爲未知其謀以數百騎逐勛館之左右嚴侍勛未發陰令焚草館外士寒爭附火勛從容引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禽之用誠子斫勛傷首左右扞刀得免遂仆用誠而格殺其子勛卽軍中士皆擐甲矣勛昌言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邪大夫取用

誠爾若等無與衆乃服不敢動卽縛用誠送於震杖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師始勛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比至大喜翌日發奉天旣入駱谷懷光以騎追襲賴山南兵以免尋加檢校戶部尚書馮翊郡王實封二百戶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爲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銳於收復方藉六師爲聲援今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議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稻爲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車駕將還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改梁州爲興元府卽用震爲尹加實封二百戶久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保諡曰忠穆從孫謨與宰相楊收善咸通中孫桂管觀察使擢爲江西節度使改號鎮

南軍時南蠻內寇詔譔募士三萬備之或言譔廣補卒擅納縑廩
人收得罪韋保衡以譔素善收賂賄狼藉遣使按覆詔賜死
韓弘滑州匡城人少孤依其舅劉玄佐舉明經不中從外家學騎
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爲宋州南城將事劉全諒署都知兵馬使
貞元十五年全諒死軍中思玄佐以弘才武共立爲留後請監軍
表諸朝詔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曲
環死吳少誠與全諒謀襲陳許使數輩仍在館弘始得帥欲以忠
自表於衆卽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敗之汴
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不可制弘察軍中
素恣橫者劉諤等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牙門流血丹道弘言
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敢肆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
師古治道矣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

去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以官與太原王鐔等詔
書宰相恥爲鐔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鐔
上嚴綬以王師敗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
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然陰爲
逗撓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案日不怡元濟平以功加
兼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冊拜司徒中書令
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崩攝冢宰俄出爲河中節度
使以病請還復拜司徒中書令卒年五十八贈太尉謚曰隱始弘
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它錦綵三萬而汴之庫廩錢尚百
萬緡絹亦百餘萬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數弘爲人莊重
寡言罪殺人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沈謀勇斷故少誠師道等皆
憚之詔使至或驚侮不爲禮齊蔡平執屈而後請覲然天子尊寵

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子公武字從偃起家衛尉主簿爲宣武行營兵馬使以討蔡功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坊等州節度使弘入朝爲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徙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性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卒贈戶部尚書諡曰恭

充本名璿少亦依舅家李元爲河陽節度使署牙將元改昭義又從之元嘗謂質左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未幾弘領宣武召主親兵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爲託遂辭去累授御史大夫弘峻法人人不自保充謙慎無少懈念弘在鎮久不入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因請入宿衛弘許之不卽遣後因獵單騎走洛陽朝廷亮其節擢右金吾衛將軍轉大將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歷少府監鄜坊等州節度使穆

宗立幽鎮魏復亂王承元以募兵二千屯滑州朝廷恐募兵相誅爲叛徙承元鄜坊而授充檢校尚書左僕射爲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李宥主留事帝謂充素爲汴士悅向詔節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宥戰郭橋破之會李質斬宥遂入汴初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宥屯尉氏意先得汴欲俘掠以餌軍而汴監軍姚文壽亦欲納光顏充聞其謀馳至城下汴人望見充歡躍無復貳者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卽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籍宥所脅爲兵者三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千餘斥出境令曰敢後者斬由是內外按堵汴人愛賴之卒年五十五贈司徒諡曰肅充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先生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李元沒充爲嫁二女周其家自弘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

直閣下日秩酒肴物力幾屈然不敢廢充未入時李質總軍事乃
曰韓公至而頓去二千人食豈不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
弊事遺吾帥乎因悉罷之而後迎充李質者節士也始爲牙將及
介爲留後邀帥節勸之不從介疽發于首委質以兵遂禽介終金
吾將軍

贊曰臯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隙龍驤皆
爲國梁楹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汨汨並齒而腐可也臯弘
雖陰隱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沒天年宜哉

韋張嚴韓列傳第八十二

唐書百五十八

唐書百五十八

鮑李蕭薛樊王吳鄭陸盧柳崔列傳第八十四 唐書百五十九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寡彊志于學善辭章及進士第歷
署節度府僚屬入爲職方員外郎薛兼訓帥太原被病代宗授防
少尹節度行軍司馬召見慰遣之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人
樂其治詔圖形別殿入爲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召拜左
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
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郊韋紳魏弘簡熊執易等世
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禳沴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
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中獨孤恂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
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帝見策嘉揖初防與知雜御史
竇參遇導騎不引避參譏其僕及爲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授工
部尚書防吒曰吾與蕭昕子齒而同昕老坐宰相餘忿邪不得志

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保諡曰宣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敝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李自良兗州泗水人天寶亂往從兗鄆節度使能元皓以戰多累授右衛率從袁倬討賊袁晁積閔至試殿中監事浙東薛兼訓節度府兼訓徙太原又爲牙將鮑防代總節度事會回紇入寇防遣大將焦伯瑜等擊之自良曰寇遠來難與爭鋒請築二壘搃歸路堅壁勿出求戰不許師老而憶其勢易乘防不聽伯瑜戰百井大敗由是知名馬燧代防表爲軍候自良爲人勤且有謀燧倚信之從討田悅還攻李懷光河中數履鋒陷陣功在諸將右貞元三年燧來朝德宗罷燧兵以自良代之自良以事燧久不敢當議者多其讓乃授右龍武大將軍入謝帝終以河東近胡謂曰卿於進退寧不有禮然守北門無易卿者勉爲朕行乃以檢校工部尚書充

河東節度使居治九年舉不愆法簡儉易循民不知有軍上下諧附卒于官贈尚書左僕射

蕭昕字中明梁鄱陽王恢七世孫世居河南再中博學宏辭科調壽安尉累遷左補闕哥舒翰爲副元帥拒安祿山辟掌書記翰敗僂道走蜀肅宗立奉誥冊見行在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代宗狩陝昕由武關從帝擢國子祭酒建崇請太學以樹教本帝寤其言詔群臣有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員大曆中持節弔回紇回紇恃功廷讓昕曰乃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時歸我直衆失色昕徐曰國家龕定寇難功雖絲毫不遺賞況隣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舍其衷吐蕃敗北回紇悔懼叩顙乞和非天子郵舊功則隻馬不得出塞下孰爲失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昕遣使者約和轉工部尚

書封晉陵侯德宗出奉天昕年八十餘步出城賊求之急獨竄山谷間僅至奉天遷太子少傅爵郡公兼禮部尚書知貢舉久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九十三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懿昕始薦張鎬來瑱在禮部擢杜黃裳高郢裴垍其後鎬興布衣不數年位將相瑱爲將有威名黃裳等繼輔政並爲名宰云

薛播河中寶鼎人曾祖文思官中書舍人播早孤伯母林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故開元天寶間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爲衣冠光躋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萬年令溫敏而裕與人交有常李栖筠常袞崔祐甫並器之祐甫輔政拜中書舍人出爲汝州刺史坐小累貶泉州再遷至河南尹以禮部侍郎卒贈本曹尚書子公達擢進士第佐鳳翔軍會帥小文嘗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廷執弓矢揖曰請爲

公歡射三發連中衆大呼笑帥不喜乃自免去復佐河陽軍以國子助教居東都卒

樊澤字安時河中人少孤依外家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爲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楊炎善之擢左補闕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嘗召對延英德宗嘆其論兵與我意合累遷山南東道司馬就拜節度使每射獵諸將憚其材武數與李希烈确禽票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等賊氣沮縮遂取唐隋二州貞元三年爲荆南節度使會山南東道嗣曹王臯卒軍亂剽居人以澤威惠著襄漢間復徙山南東道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十四年卒年五十七贈司空諡曰成訃至帝爲撤宴

廢朝

子宗師字紹述始爲國子主簿元和三年擢軍謀宏遠科授著作佐郎歷金部郎中綿州刺史徙絳州治有迹進諫議大夫未拜卒始宗師家饒于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不答然力學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凡百餘篇別集尚多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嘗薦其材云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父之咸爲長安尉與弟之賁之奐皆有文緯舉明經以書判入等歷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爲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護解僅免泌執政奏於已有私恩德宗許爲泌報故進緯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爲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畱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初州縣有韓滉時罷錢未入者十八萬緡府史請哀爲進奉緯上疏願蠲以

紓民詔聽之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表延齡以諸道負錢四百萬緡獻爲羨錢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緯居官以清白稱然好用刻深吏督察其下條約苛碎人不聊云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繇布衣與兄淑一日賜官封皆等而湊良太盛乞解太子詹事換檢校賓客兼家令進累左金吾衛大將軍湊才敏銳而謙良自將帝數顧訪尤見委信是時令狐彰田神功等繼沒其下乘喪挾兵輒偃蹇搖亂湊持節至汴滑委悉慰說裁所欲爲奏各盡其情亦度朝廷可行者故軍中驩附帝才其爲重之元載當國久懷狀日肆帝陰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計卽召湊圖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由是得減

死丁後母喪解職既除拜右衛將軍德宗初出爲福建觀察使政
勤清美譽四騰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良
趨走帝召還驗其疾是非繇是不直參擢湊陝虢觀察使代李翼
翼參黨也宣武劉玄佐死以湊檢校尚書領節度使馳代未至汴
軍亂立玄佐子十寧帝欲遣兵內湊而參請授十寧以沮湊還爲
金右吾衛大將軍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兆
尹韓臯罷之卽召湊代臯已謝督視事明日詔乃下湊爲人彊力
劬儉瞿瞿未嘗擾民上下愛向京師苦宮市彊佔取物而有司附
媚中官率阿從無敢爭湊見便殿因言中人所市不便宵民徒紛
紛流議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事宜料中官
高年謹信者爲宮市令平賈和售以息衆謹又言掌閑驍騎飛龍
內園芙蓉園禁兵諸司雜供役手資課太繁宜有蠲省帝輒順可

初府中易湊貴戚子不便簿領每有疑獄時其將出則遮湊取決
幸倉卒得容欺湊叩鞍一視凡指擿盡中其弊初無畱思衆畏服
不意湊精裁遣如此僚史非大過不榜責召至廷詰服原去其下
傳相訓勗舉無稽事文敬太子義章公主仍薨帝悼念厚葬之車
土治墳農事廢湊候帝閒徐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
爲上厭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而疲民以逞也顧
左右鉗噤自安耳若反復啟寤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爲不少橋舌
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訴巨云罪何以能進兼兵部尚書及屬病
門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
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
侍先人地下足矣帝知之詔侍醫敦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年七
十一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先是街樾稀殘有司蔣榆其空湊曰

榆非人所蔭玩悉易以槐及槐成而湊已亡行人指樹懷之唐與后族退居奉朝請者猶以事失職而湊任中外未嘗以罪過罷爲世外戚表云

淑子士矩文學蚤就喜與豪英游故人人助爲談說開成初爲江西觀察使饗宴侈縱一日費凡數十萬初至庫錢二十七萬緡晚年纔九萬軍用單匱無所仰事聞中外共申解得以親議文宗弗窮治也貶蔡州別駕諫官執處其罪不納於是御史中丞狄兼謩建言陛下擢任士矩非私也士矩負陛下面治之亦非私也請遣御史至江西卽訊使杜江淮它鎮循習意帝聽乃流端州

鄭權汴州開封人擢進士第佐涇原節度劉昌府昌被病入朝度其軍必亂以權寬厚容衆檄主後務昌去軍果亂權挺身冒白刃明諭逆順殺首亂者一軍畏伏德宗方戩兵藩屯校佐得士心者

皆就命之權自試參軍拜行軍司馬擢累河南尹進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領德棣滄景軍時討李師道權身將兵出屯奏置歸化縣綏納降附滄州刺史李宗奭數違命權劾奏詔追之宗奭以州兵留已自解憲宗更以烏重胤代權滄人懼共逐宗奭還京師有詔斬以徇徙權節度邠寧或訟宗奭爲權所誣左遷原王傳改右金吾衛大將軍穆宗立以左散騎常侍持節爲回鶻告哀使以足疾辭不許肩昇就道權識詣魁然有閔辯與可汗爭曲直持議明壯虜禮異之使還三遷工部尚書用度豪侈乃結權幸求鎮守於是檢校尚書右僕射嶺南節度使多哀貴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人笑之卒于官

陸亘字景山蘇州吳人元和三年策制科中第補萬年丞再遷太常博士禮史孟真練容典博士降色訪逮史倚以倨橫會將册皇

太子草儀真參議偃蹇巨榜逐之胥曹失色遷累戶部郎中太常少卿歷充蔡號蘇四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徙宣歙太和八年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巨文明嚴重所到以善政稱初爲兗州對延英具陳節度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屯士得隸刺史溫州瀕海經賊亂奪官吏半祿代民租後相泐更以爲姦巨還官全稟繩賊罪吏畏而賴之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仕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李復爲鄭滑節度使表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有善笛者大將等悅之詣復請爲重職坦笑曰大將久在軍積勞亟遷乃及右

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諸將慙遽出就坦謝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內牙中封府庫舉軍大恐坦勸正之軍乃安復卒詔姚南仲代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曰是將材邪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若侵之必不受我畱恐及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爲壽安令盈珍果與南仲不相中幕府多黜死者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就坦詣府請申十日不聽坦諭縣人第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爾由是知名累爲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爲臺所按京兆尹密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坦白中丞請中覆中人走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乃釋數月遷中丞初諸道長吏罷還者取本道錢爲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闡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晟濟美白衣待罪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許原不可失

信坦曰所以布大信者赦令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既受之奈何坦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李錡誅有司將毀其祖墓坦上疏諫止裴均爲僕射將居諫議常侍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舊比均曰南仲何人曰守正而不交權幸者均怒遂罷爲左庶子數月拜宣歙池觀察使初劉闢壻蘇彊坐誅彊兄弘宦晉州自免去人莫敢用者坦奏弘有才行其弟從闢時距三千里宜不通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曰使彊不誅尚錄其材況彼兄耶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旣而商以米至至乃多貸兵食出諸市估遂平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謩爲代北水運時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反帝遲之更遣中人劉泰听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

有司不足信乎三奏帝乃止表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壁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河毀西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爲城當磧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水豐草邊鄙所利若避河流不過退徙數里奈何徇一時省費墮萬世策邪天德故城地壤境瘠北倚山去河遠烽候無所統接虜騎唐突執不容知是無故而感地二百里故曰非便城使周懷義亦以爲言吉甫不悅出坦爲東川節度後數月懷義憂死燕重旣代之遂徙天德師人怨殺重旣覆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絳藉爲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治東川盡蠲山澤鹽井權率之籍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惟請收軍吏閏月糧助行營爲人所非元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贈禮部尚書舊制官階勲俱三品始聽立戟

後雖轉四品官非貶削者戟不奪坦爲戶部侍郎時階朝議大夫
勳護軍以嘗任宣州刺史三品請立戟許之時鄭餘慶淹練舊章
以爲非是爲憲司劾正詔罰一月俸奪戟自貞元以來立戟十八
家不應令並追正之

閻濟美者第進士有長者名貞元末繇婺州刺史爲福建觀察使
徙浙西爲治簡易居鎮未嘗增常賦罷浙西也方在道見詔而貢
獻無所還故帝爲言之尋出華州刺史入爲祕書監以工部尚書
致仕卒諡曰溫

柳晟河中解人六世祖敏仕後周爲太子太保父潭尚和政公主
官太僕卿晟年十二居父喪爲聞孝代宗養宮中使與太子諸王
授學於吳大瓘并子通玄率十日輒上所學旣長詔太瓘等卽家
教授拜檢校太常卿德宗立晟親信用事朱泚反從帝至奉天自

請入京師說賊黨以攜沮之帝壯其志得遣泚將右將軍郭常左
將軍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陳禍福逆順常奉詔受命約自
拔歸要籍朱旣昌告其謀泚捕繫晟及常外獄晟夜半坎垣毀械
而亡斷髮爲浮屠閒歸奉天帝以爲流涕乘輿還京師擢原王府
長史吳通玄得罪晟上書理其辜其弟止曰天子方怒無詬悔不
聽凡三上書帝意解通玄得減死晟累遷將作少監以護作崇陵
封河東縣子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劉闢還未叩城復詔戍
梓州軍曹怒脇監軍謀變晟聞疾驅入勞士卒旣而問曰若等何
爲成功曰誅驕不受命者晟曰若知劉闢得罪天子而誅之奈何
復欲使後人誅若等耶士皆免胄拜從所徙入爲將作監使回鶻
奉冊立可汗逆謂曰屬聞可汗無禮自大去信自彊夫禮信不能
爲何足奉中國乎可汗諸貴人愕然駭皆跪伏成禮還爲左金吾

衛大將軍爵爲公卒年六十九詔從官臨弔贈太子少保晟敏于
辯下士樂施唯自興元入朝貢獻不如詔爲御史中丞盧坦所劾
憲宗以其賢置弗暴云

崔戎字可大玄暉從孫也舉明經補太學校書郎判入等調藍田
主簿辟淮南李鄜府衛次公代鄜憲宗稱戎才故次公倚成于職
裴度節度太原署參謀時王承宗以鎮叛度請戎往諭承宗至泣
下乃聽命入爲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
持節劔南爲宣撫使奏罷稅外薑芋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以其一
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緩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
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
及去召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徙充海沂密
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

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子旬戎還使訐諾戎恚責其下衆曰留公
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
不及乃止至兗州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贈
禮部尚書子雍字順中由起居郎出爲和州刺史龐勛以兵劫烏
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訐諸朝宰相路
巖素不平因是傳其罪賜死宣州

